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有家真好

□郑名富 文/图

10多年前，我25岁，正在寻找就业门路时，恰逢市电器厂面向社会招工，我一报名，运气很好，被录取了。从此，我便由待业青年变成了一名企业职工。

进厂后，我被分配到第一车间当普工，首先得要跟师傅学技术才行，我的师傅名叫黄万明，40来岁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，他不管对谁讲话总是话还没说就先笑了，从没有生气发怒的时候，对我这个徒弟也是这样。

待时间长了一点，我才知道，黄师傅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他兼任第一车间工会小组长。开始，我根本不知道工会，不晓得它是干什么的，我甚至还有点吃惊：工厂里还有工会这个组织吗？后来为了参与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我加入了工会，无外乎为了在活动中赢取一些小礼品。

2016年，我的女儿经医生检查得了白血病，那年她才5岁。白血病就是血癌，凡是带“癌”字的病那都不是小病，会危及生命。一瞬间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。但还要打起精神，做家里的“主心骨”。

我们是四口之家，妻子和我都在电器厂上班，女儿生病住院了肯定要人照料，这合适的人选自然落到了妻子头上。妻子只得请假，无法上班了。可不上班就没有工资，而治女儿的病是需要很多钱的，我们家是“工薪族”，没有什么积蓄，女儿进院仅4个月就花了十五六万，这时家里再无存款，断了指望。

我的情况被车间的工会小组反映给了厂工会，工会刘主席找到了我，他说：“你和你的老婆都是咱们工会的会员，工会是一个‘家’，让每一个会员得到‘爱’就是‘家’的责任和义务，现在你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不能坐视不管，你放心，安心工作，我们工会会帮你们想办法的。”

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钟，我就得到了消息：经工会刘主席与张厂长协商，决定解决妻子请假后“工资低”的问题，那就是厂工会从会费中每个月拿出两千元，厂里从办公费、招待费中每个月拿出两千元——这四千元就当作妻子照料女儿的“误工费”（即工资），过去妻子在上班时工资也只有四千来元。加上我每月的四千多元工资，这下，稍稍地缓解了我们的忧虑。

工会对我们的帮助还没有结束，而是仍在进行。尔后，为了给我女儿筹集化疗和骨髓移植的费用，刘主席又决定在全厂会员中开展募捐。工会设立募捐箱，募捐箱总箱放在厂办公楼的下面，分箱在五个车间都有，不管是总箱还是分箱都派专人值守，工会干部首先带头，仅刘主席、李副主席两人就各自捐了五千元。工会为我们募捐持续了四天，四天的时间里收获很大，共筹得34万多元。

女儿靠着这些救命钱，还有亲戚朋友以及全家的努力，分三个阶段总共在医院呆了差不多两年，最后彻底地把白血病治好了。2018年复查，医生说她已断了“病根儿”。

如果没有工会这个“家”，我真不敢想象女儿的“命”是否还能继续存在；如果没有工会这个“家”，我真不知道我们那天大的“难”该怎么解决。我们工人，有“家”真好！

失宠的肥肉

□易少敏

小时候，老家人比喻某种食物好吃时，会打比方：“像吃肉一样！”这里的“肉”特指猪肉，且很大程度上是指肥肉。

“妈妈有好吃的吗？”“有肉！”这是当时孩子与妈妈频率较大的关于吃饭的会话。真的有肉吗？不一定。从妈妈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便可判断出来，如果话语温和、面带笑容，真的有肉吃了；如果语气严肃、脸色冷峻，生气的样子，那就没戏了，甚至，妈妈还会补上一句：“不好好地干活苦钱，哪来的钱买肉？”

“苦”字，表明钱来之不易，要靠辛苦劳动才能换来；“苦”字，也表明当年的肉贵重，吃顿肉不容易！

计划经济时期，家乡物质匮乏，百姓生活处于食不果腹、衣不暖身的状况，吃油更少，用夸张点儿的说法：用油量是以滴数计算。猪肉成为补充营养、改善生活最好的食物；猪油也是人们最钟爱的食油。

平时吃顿肉都是稀罕的事，有时两三个星期才能吃上一次肉，而且数量有限，不能吃个够，只有过年（春节）才能完全满足。

过年，腌制腊肉是家家必备的，冬日阳光下，家家门口墙壁上或多或少都挂出一嘟噜一嘟噜的腊肉腊鱼，成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；腊肉越肥，阳光晒得滴油流油，那才叫好。腊肉的多少，象征着家庭的贫富。

那时，最贵、最好销的猪肉不是排骨，也不是瘦肉，单纯的排骨根本没有人买，必须连肉（五花肉）一起卖才行。记得当时妈妈每次从三四里外的沈集街上买回五花肉（当地人称肋条心）时，总显得非常自豪：“今天是找你二姨娘家亲戚老刘‘开后门’买的肋条心！一点瘦肉都没搭！”妈妈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。高兴的就是肋条心肥肉多，瘦肉少。现在想来不可思议。

少油年代，荤油即猪油，是人们吃油首选的品种。猪油，分猪大油和花油，大油也称板油，是猪宰杀后从腹腔直接扒下来的板块状的油，大油出油率高，且醇香浓郁，价格高；花油则是从猪肠上一点一点地扒下来的，成网状，看上去像花，花油出油率低，且有腥味，但较便宜。

由于猪油比猪肉贵，如果家庭经济拮据，买不起猪油，就买大肥肉回家炼油充当荤油。虽炼出的油香味较淡，但倒也可口，将就着吃。

我最爱吃妈妈做的菜干饭（菜米饭），尽管几十年时光流逝，最疼爱我的妈妈已远去天堂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菜干饭好吃，主要原因就是，饭煮好后，刚揭开锅盖，妈妈就抹一团荤油放进饭里并拌匀。吃起来，米香、菜香、佐料香和荤油香汇集到一起，更加可口，浓香、馨香，浸入味蕾，渗入骨髓！

流年似水，岁月沧桑。新中国成立70年，祖国经济建设令世人瞩目、赞叹，如今人们的饮食理念和习惯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追求科学健康长寿的生活方式，市场上猪大油几乎不见踪迹，见到大肥肉，人们会望而却步，而从前最廉价甚至无人问津的排骨却成了最抢手的东西。

肥肉的失宠，不仅折射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也折射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，和祖国由贫穷落后到富裕发达、由弱小到强大的光辉发展历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以疼痛的姿势起飞

□靳小倡

小说《恶童日记》是作家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“恶童三部曲”的首部。这部创作于1986年的处女作一经问世就立刻震惊文坛，获得欧洲图书奖。

一座被外国军队占领的城市，由于粮食短缺，年轻的妈妈无法养育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，只好带着儿子们投靠住在乡间的母亲。这位“外婆”不识字、肮脏、吝啬、凶恶，甚至是个杀人犯。

两兄弟聪明机灵，在艰困的环境中成长，为了让自己变得坚强，两人每日以互相打骂对方、绝食等各种方式锻炼生存本领。他们将每天发生的事情仔细记载在一本大笔记本中。随着日记一页页被翻开，一场冷酷的梦魇式寓言也逐步呈现。

在这噩梦般的世道中，原本善良的人变得荒诞不经，灵魂也扭曲不堪。肮脏吝啬的外婆、邋遢放纵的姑娘“兔子”、猥琐卑鄙的神父。原始森林中有野兽生存的“丛林法则”，同样，恶童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。他们就像古罗马角斗场的角斗士，为了活下去，不管不顾地一次次举起长矛。

但我们依然能在两个孩子身上读出缕缕阳光，比如他们费尽心思照顾邻家可怜的小女孩。人性本恶，但恶中毕竟还隐藏着善。在荒诞的残忍中，内心的善良终究探出了头，希望的种子吐出了嫩芽。

小说的最后，残忍抛弃两兄弟多年的父亲想凭借他们的帮助穿越被封锁的国境线，结果自己却成了地雷的牺牲品。恶童迈过父亲的尸身逃了出去，因为最安全的逃离方式无疑是让其他人先当垫脚石……面对死亡的威胁，求生的本能可以让一个人瞬间抛弃所有的价值、传统，穿越道德底线。

人的本性让我们目瞪口呆。人是善恶的共同体，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恶就会被无限度地放大。雅歌塔提醒我们，那些丑恶的因子就像细菌一样时刻潜伏在我们身上，一旦条件适合，它们就会变成巨大的毒瘤。残酷的现实可以让人变成野兽，即使是那两个小小年纪的双胞胎。

善与恶、对与错，终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

作家余杰说过：“我让我的文字如同火山熔岩一样喷涌而出。我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，只要刀刃上的光芒能够让黑暗产生一丝畏惧。”《恶童日记》就是这样的匕首。作者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是匈牙利人，她的童年，是在纳粹炮火的洗礼中度过的。几十年远离家国的漂泊，让这位女作家的文字，变得冷峻严酷，就像一把冷冰冰、明晃晃的刀子。

作者用娴熟的技巧在残酷现实的刀尖上舞蹈，看得我们惊心动魄，然后泪流满面。我们的阅读充满疼痛，痛得人不能安静地坐着，身不自在，心不快乐。但疼痛，又带给自己不麻木、不迷失。难道仅仅因为寻找快乐才阅读吗？当然不是！

寂寞会悄悄飘逝，苦难会慢慢消融。在爱与宽容中，微弱的呼吸正在战胜冰冷的武器，覆巢之下，仍有自我拯救的精神良方，希望永远百折不挠。“我不希望内心的痛苦会停止，只希望我的内心能够征服它”。

没有什么比坚持活下去并饱含信心地活下去，更能拯救千疮百孔的土地和尸横遍野的记忆。让我们记住，生活除了给我们快乐、幸福，还给了痛苦，甚至残忍。苦难没有边际，心却可以从爱与痛的边缘起飞。